

咸淳臨安志

二十六



咸淳臨安志

咸淳臨安志卷之六十七



人物

列傳

張九成



字子韶鹽官人性穎悟八歲默誦六經十四鄉貢辟雍遊京師從楊時學權貴託人致幣曰從吾游當薦之館閣九成笑曰王良尚羞與嬖奚乘吾可為貴游客耶 紹興二年將策士詔考官直言者寘高等九成對策謂禍亂之作天所以開聖人上及

二九六

咸淳臨安志卷之六十七

一

在右

兩宮忠憤激烈下及閹寺無所顧避

高宗感動擢寘第一楊時遺九成書曰廷對自

中興以來未之有非剛大之氣不為得喪回屈

不能為簽判鎮東軍究心視事吏不能欺嘗大

書屋壁曰此身苟一日之閑百姓罹無涯之苦

民冒讎禁提刑張宗臣觀望左相逮捕數十人

九成力爭不從投劾而歸趙鼎薦之召入著庭

時樊光遠首南宮汪應辰魁大對 上語九成

曰殿省舉首皆卿門人對曰臣不敢以利祿之

說誘其徒惟知講明經術庶盡忠孝除浙東提

刑力辭陳公輔劾其矯飾詔與小郡又辭乃與
祠未幾召除宗正少卿遷禮部侍郎尋兼侍講
進讀春秋因論日食曰日食之變本於惡氣惡
氣之萌本於惡念上觸于天則日月薄蝕五星
失序下觸于地則菑及五穀恠妖迭見中觸于
人則爲兵爲火札瘥並至願 陛下正心術以
格天 上聳然曰當爲卿戒之 上問易牛微
事耳孟子謂是心足以王朕竊疑之九成曰不
忍一牛仁心著見王道之端倪推此心以往則
華夏蠻貊根荄鱗介皆在 陛下仁政豈非王

道乎 上謂近臣曰朕於九成所得甚多兼權
刑部侍郎先是刑部斷死囚不以請自九成泣
職情輕免死者甚衆一日法寺以大辟成案上
九成閱始末得其情因請覆實因果誣服者理
官抵罪朝論欲以平反爲賞九成曰致人以罰
而已幸賞豈士大夫所爲固辭 上問和議九
成曰虜情多詐不可不察檜甚惡之九成以趙
鼎黨求去 上命除待制出守未幾謫守邵州
何鑄言其附趙鼎落職丁父憂服除詹大方論
其謗訕謫居南安軍凡十四年談經自樂因自

號橫浦居士檜死以祕撰起知温州去倍輸罷
柑宴蠲喪葬沽酒民至感泣以目疾丐祠 紹
興已卯卒 上嗟悼復敷文閣待制官其子若
弟四人學者稱爲無垢先生有尚書中庸大學
孝經語孟說無垢語錄行於世

理宗以九成有明道之功特贈太師追封崇國

公謚文忠

以國史本傳中興繫年錄中興編年綱目紹興正論小傳無垢語錄淳祐

志修

凌景夏

字季文餘杭人 紹興二年對策第二呂頤浩

稱其詞勝張九成任紹興府觀察推官帥綦崇

禮薦于上六年擢祕書省正字八年遷著作佐

郎九年景夏與館職胡珵朱松張廣常明范如

圭等六人共奏封事言和議非便秦檜憾之十

年除工部員外郎檜罷兵斥景夏知外郡及閑

居凡十餘年二十五年檜死二十六年除軍器

監尋除起居舍人兼權給事中景夏言 紹興

二十一年詔臨安府見推排等第依在京例與

免令有司乃以和買役錢難以減放止與西北

流寓人蠲除土着人戶反成偏重夫土着流寓

皆 陛下赤子德澤之施實先京師契勘兩縣
在城營運浮財物力所輸和買絹數止二千六
百餘疋望依已降指揮並與蠲免庶使德澤無
徧詔令有信戶部看詳如其請遷中書舍人未
幾直龍圖知撫州二十八年知襄陽府二十九
年知鼎州奏免程昌禹所增蔡州官兵衣糧六
萬四千餘緡詔減四分之一徙宣州三十年加
集英殿修撰三十一年除吏部侍郎景夏言
慶曆三年編定勲臣凡二百四家逮 建中靖
國元年續編一百一十六家許子孫陳乞恩澤

臣竊謂 崇觀以來至 陛下即位經涉艱難
衛社稷捍牧圉者畧而未編亦一闕也望檢會
崇觀以後勲業著於 國史者接續編定以勸
忠烈事下吏部後不行十月扈從 親征三十
二年奏論吏部七司有法有例法可按籍而視
例則散於案牘之中匿於胥吏之手官有去來
不能遽知故索例而不獲雖有強明健決之才
不復敢議臣愚以爲吏部七司宜置例冊凡經
取 旨或堂白者每一事已命郎官畫時擬定
長貳書之於冊以爲例每半年則上於尚書用

印給下如此則前後予決悉在有司之目猾吏無所措巧銓綜漸以平允詔吏部措置申省

紹以

興正論小傳戊午讜議中興繫年錄中興編年綱目修

樊光遠

字茂實錢塘人少從張九成學 紹興五年南省奏名第一八年除祕書正字九年光遠上疏言臣竊觀今日士大夫之論莫不以金人詭詐為可憂臣獨曰詭詐不足憂而信實深可懼也臣願 陛下勿以得地為喜而常以為耻勿以甘言為悅而常以為憂勿罪忠讜以養敢言之

咸淳臨安志卷六十一

五

陳

氣勿喜迎合以開濫進之門勿盡民力宜愛惜之以固根本勿沮士氣宜聳動之以備緩急十年八月秦檜將遂休兵罷為閩州教授二十六年召為祕書丞俄特引對光遠言頃年大臣挾權脩怨不平其心臺諫之所排擊法寺之所鍛鍊告訐之所中傷其間又有因責降而死者夫嘗與聞朝廷之政親臨甘泉之班矣及子而無一命之祿宜聖心之所深憫望明詔有司凡曾任執政侍從死於責訐而子孫未有官者許令自陳與復官職錄其子孫 上曰甚善當令看

詳檢舉 上又曰朕與卿不相見今幾年光遠
曰臣得外任逮今十有六年 上曰朕所以令
卿上殿欲除卿察官光遠頓首辭於是遂除監
察御史二十七年遷工部員外郎尋請補外知
興化軍二十八年除福建路提點刑獄二十九
年十月徙知嚴州時三衙誘略近郡平民為軍
三十年光遠奏乞禁止今後遇有闕額均下諸
州軍招填詔三衙自今止以見管兵為額光遠
又言本州歲輸御爐炭七萬四千五百斤而不
償民間之直 上亟為罷之

以中興
小傳修

二十六

咸寧縣志卷六十一

六

陳

郎曄

事同里張九成嘗編橫浦日新錄雖從 淳熙
十四年特奏得官然甚以儒學知名

以橫浦日
新錄海昌

圖經
修

郭知運

字次張鹽官人幼刻志問學弱冠登 紹興進
士甲科時相強與為姻知運弗樂訖停昏焉仕
至荆門守倦求祿仕自號息菴老人卜居雙廟
之西嘗題詩於廟云唐祚中不振孽胡恣姦驕
君德弗克終治亂在一朝渠魁睥神器四海俱

動搖向來為厲階其迹已冰消中興功孰盛張
許冠百僚堂堂二公烈千古名不凋義膽極華
嶽忠肝齊斗杓平生慕節義卜居祠匪遙丹青
就湮鬱古屋風蕭蕭英靈如可問激懦討僭妖
知運有文集四十卷名猥藁云

以中興登科小錄海昌圖經修

施德操

揚子平附

字彥執鹽官人學有本末主孟子以排釋氏曰
絕人倫漫等級弃禮樂仁義不用謂能躡造空
無此其勝處槩之以道尚自顛倒後先况又飾
荒幻報應誑愚取貨則尤為世蠹因著為論以
曉未悟實有強立不惑之見揚子平同縣人名
犯

咸寧縣志卷六十七

十

歲

今上皇帝御名子平其字也安貧樂道不妄取
予謹獨之操閭室猶康莊也二人身塞而譽不
宏然里人嚮慕與張九成等 淳熙四年縣令
魏伯恂祠九成於學以德操子平佐號三先生

以刑部侍郎程大昌所撰鹽官縣學三先生祠堂記修

關注

字子東世為錢塘人登 紹興五年進士第嘗
教授湖州與胡爰之孫滌言爰遺書得易解中

庸義藏之學官又錄爰言行爲一秩汪藻爲之序稱注之意在於美風俗新人材官至太學博士卒注自號香巖居士有關博士集二十卷

汪以

浮溪文集陳直齋書錄解題修

姚興

舊名叔興新城姚村人有勇力善武藝爲統制官隸王權 紹興三十一年元顏亮入寇兵至和州尉子橋興以一軍三千人力戰權置酒仙宗山上擁群刀斧自衛殊不援興興殺虜數百以援不至而沒 朝廷爲之立祠以表其忠

咸淳臨安志卷六十七

八

寧宗朝復加追贈制曰烈士徇國未嘗計身後之榮人主褒忠蓋將爲天下之勸矧予名將著節 先朝茲覽從列之抗章追想壯猷而興慨肆頒顯渥用發幽光故右武大夫建康府破敵軍統制贈襲慶軍節度使姚興可特贈開府儀

同三司

以中興編年綱目彭百川治迹統類及新城續圖經修

楊由義

字宜之父奉直 建炎初以正將扈蹕寓杭

奉直禦敵由義將母及妹避地海昌

卒至母曰汝父必死國難我當死婦節携女沉

不足恃也語未既風起濤驚舟爲俯仰使皇

懼尋充報謝使嘉泰四年除祕書監尋除中

書舍人論駁不撓永州祁陽縣舊有韓兩府祖

墓有鄰近於其墓禁內伐竹十五竿以蓋墓蓬

法司先引律盜人墓木者杖一百繼以觀望佐

胄嫌於太輕輒引持杖竊盜法烈駁奏忤佐胄

論去家居五年嘉定初知慶元府鎮以清靜

移知鎮江府時淮民流移充斥多方拯救孩提

弃擲募爲鞠養至春民思歸業厚爲津遣郡有

大夾崗小夾崗乃漕運路雨餘泥深牽夫失足

輒墮數十尺下烈爲甃之始無陷溺歲旱河溢

烈命車江水入裏河舟行無留權吏部侍郎乞

濬練湖通漕廣漑兼中書舍人未嘗懲往事少

屈勳戚濫恩貂璫佚罰官掖黃緣干請多格不

行尋兼侍讀真除吏侍進讀通鑑至唐景龍中

斜封墨勅因言中宗不用太宗制度不由中書

審覆門下審讀人主當以爲戒又讀

孝宗聖政至郊祀不買象事拱而言淳熙以

前郊祀必用象

孝宗超然遠覽以爲大禮初不繫此喚回買象

使臣可謂達禮之本矣以六年卒官號盤隱居士有盤隱詩編掖垣制草奏議北征等集

以程秘所

撰俞侍郎
行狀修

余古

錢塘人

光宗初罷遺補官近臣罕進言者 紹興二年
五月古以布衣上書曰恭惟

皇帝陛下春秋鼎盛自即位以來星見再周當
思付託之重朝夕勉惟求治之道乃或不然間
者側聞宴游無度聲樂不絕晝之不足繼之以

大三二

咸淳臨安志卷六十七

十一

陳松

夜宮女進獻不時伶人出入無節宦官侵奪權
政隨加寵賜或至超遷 內中宮殿已歷 三
朝何陋之有奚用更建樓臺接于雲漢月榭風
亭不輟作深爲 陛下不取也自古宦官敗國
備載方冊今上而三省下而百司皆在此曹號
令之下蓋自副將而至殿步帥各爲高價但如
其價則有特除此爲害之大者良由公卿持祿
保位備負全身如漢之石慶唐之蘇味道滿朝
皆小人也 陛下果能以漢文帝爲法唐莊宗
爲戒即乞昭示詔旨嚴下約束除太常樂工立

定負數凡俳優抵戲皆放而為民美女麗人自
今無獻宴開以時酒進有數宦官不得干預朝
政佞倖悉去忠良並進 陛下求不垂拱以高
揖義黃亦不可得也問安侍膳之餘宮庭燕閒
講讀經史頤神養性享名教不窮之樂固嵩岳
無涯之壽豈不休哉 帝覽書震怒始議特

旨編管言者救之乃送秀州聽讀 以朝野雜記修

趙鞏

字子固錢塘人登 乾道八年進士第嘗奉使

主問皇帝清問下民賦非所作乎歎服

六三十一
咸淳臨安志卷六十七
十三
陳彬

其文學子從遊者甚眾號西林先生 慶元禁

偽學鞏以祕閣修撰知揚州入黨籍云 以國史及淳祐

志修

俞灝

字商卿世居杭父徙烏程登 紹熙四年第仕

東淮宣撫丘密令佐畢再遇救山陽灝料虜必

窺采石請回軍石梁河以遏其鋒 擣虛不入

而遁再遇知揚州盪平胡海多灝計畫再遇欲

誅脅從者救活甚眾 開禧議開邊政府密引

灝言輕脫寡謀之人不可信趙良嗣張覺往轍

可鑒歷歷節皆有聲 寶慶二年致仕築室九
里松買舟西湖會意處竟日忘返以詩詞自適
號青松居士有集 以洪平齋所
撰行狀修

洪咨夔

字舜俞於潛人父鉞號谷隱有詩名咨夔風骨
頎秀爲文典麗該洽登 嘉泰二年進士第繼
中教官調饒州教授應博學宏詞科有司竒其
文時相惡人以科目自致報罷遂從崔與之帥
淮鎮蜀以直諒風議聞知龍州龍產砂永不取
銖兩毀鄧艾祠改祠武侯

理宗即位除祕書郎遷金部陳朝廷四輕之弊
且言濟邸之變非 陛下本心時相惡之移考
功以李知孝論鑄罷咨夔出蜀時得書數千卷
藏蕭寺父子考論諷誦學益闕肆 紹定六年
冬

理宗始親政召爲禮部郎官入對言帝王運英
明之畧莫先於養英明之氣 上問今日之務
何急咨夔奏當進君子退小人開枕心布公道
又問近日事體如何咨夔言進擢收召未免混
淆若大受用皇極之道精擇用春秋之法則兩

仍兼內制時有自詭和 除刑書者咨夔繳駁
之乃出獻緝熙箴 上歎其忠以病丐閑拜翰
林學士知制誥兼侍讀兼修國史除端明殿學
士領內祠仍史讀六月薨轉四官遺表聞 御
筆咨夔鯁亮忠愨有助親政特與執政恩例又
贈兩官謚忠文咨夔研窮經史馳騫藝文蔚爲
近世詞宗自號平齋有兩漢詔令三十卷擘抄
一百卷春秋說三卷外內制及賦詩文三十二
卷奏議三卷子勲壽喜皆能紹其家學勲字伯
魯以鎖廳登淳祐四年進士第少爲崔與之魏

了翁所知仕至兵部尚書嘗爲詞臣發明 先

皇與 子之意人稱其有父氣骨贈端明殿學

士謚文靖

以實錄附傳平齋文集
淳祐志及勲謚議修

趙汝談

字履常

太宗皇帝八世孫居餘杭登 淳熙十一年進

士甲科周必大見其文異之趙汝愚定大策多

與參訂獨廟議請從朱熹捐節鉞與韓侂胄俾

居外汝愚不以爲然未幾汝愚去國汝談與弟

汝諧昌言侂胄之非於是並罹黨禍斥出國門

郎陞侍講兼直學士院以言去提舉崇禧觀除
集英殿修撰知婺州抵郡四月以疾丐祠除權
禮部侍郎兼直學士院力辭兼直除侍講又除
兼直五辭除給事中權刑部尚書 嘉熙元年
八月辛丑卒官汝談生 乾 淳間親炙當世
大儒初見朱熹訂疑義十數條首質大學旁及
羣經熹嗟異稱賞蔡元定願爲忘年交又與呂
祖儉柴中行項安世輔廣切瑳故問學沉羞仕
進恬然在溫陵又與陳孔碩黃榦交好爲密揚
長孺時帥閩亦使來問政爲文有西漢風其瑰

琦精妙又如琅玕瑤碧然模倣者輒不逮子崇
豫繼卒至孫必海始請謚 景定四年謚文懿

以趙汝騰所撰
行狀及謚議修

趙汝謫

字蹈中汝談之弟以祖蔭補承務郎韓侂胄逐
趙汝愚時汝謫監左藏庫上書乞留汝愚斬侂
胄由是侂胄使其黨再攻汝愚以汝謫兄弟爲
言首坐是廢斥者十年後登 嘉定元年進士
第除太社令累遷司農丞知漳州遷湖北倉改
湖南易江西除憲遷湖南漕除江東憲辭除直

咸淳臨安志卷之六十八

人物九

后妃

國朝

章懿皇后李氏

杭州人曾祖應已祖延嗣錢氏時為婺州金華

主簿父仁德左班殿直

后性莊重寡言入宮事

真宗皇帝初為司寢夢以裾承日而生

仁宗皇帝封崇陽縣君進才人為婉儀

大九十一
小十七

咸淳臨安志卷六十八

陳政

仁宗即位進順容初

章獻太后以

仁宗為己子而

后不敢言中外亦未知也 明道元年二月丁

卯進位宸妃是日薨年四十六贈二代曾祖及

祖為光祿卿父為崇州防禦使母董氏為高平

郡太君二年追冊為

皇太后謚 章懿葬 永定陵贈二代祔別廟

升祔 太廟 以東都事
畧長編修

列女

孫破虜良夫人

本吳人徙錢塘孫堅聞其才貌娶之生四男一女初夫人孕而夢月入懷既而生策及權在孕而又夢日入其懷以告堅堅曰日月者陰陽之精極貴之象吾子孫其興乎策嘗以會稽功曹魏騰逆意將殺之夫人乃倚大井而謂策曰汝新造江南方當優賢禮士捨過錄功魏功曹在公盡規汝今日殺之則明日人皆叛汝吾不忍見禍之及當先投此井中耳策大驚遽釋騰夫人智略權譎類如此及權少年統業夫人助治

軍國甚有補益建安七年操下書責權質任子權將周瑜詣夫人前定議瑜曰今將軍承父兄餘資六郡之衆兵精糧多將士用命鑄山煮海境內富饒人不思亂汎舟舉帆朝發夕到士風勁勇所向無敵有何偏迫而欲送質夫人曰公瑾議是也公瑾與伯符同年小一月耳我視之如子也汝其兄事之遂不送質臨薨引見張昭

等屬以後事

以三國志本傳及註孫策傳周瑜傳註通鑑修

徐琨母孫氏

富春人孫堅之妹堅與琨父真相親故以妹妻

焉琨隨堅與策征討詳在琨傳琨擊張英於當利口而船少欲駐軍更求孫氏時在軍中謂琨曰恐州家多發水軍來逆人則不利矣如何可駐邪宜伐蘆葦以為泅佐船渡軍琨具御舊策名策即行之眾悉濟遂破英琨生女是為吳主權

徐夫人

以三國志吳主權徐夫人傳修

孫翊妻徐氏

翊領丹陽太守時媯覽戴負親近邊鴻等數為翊所困常欲叛逆徐氏頗曉卜翊語徐明日欲為長吏作主人卿試卜之徐言卦不佳可須異

大正廿五年

成海臨安石卷六十八

三

三

日翊以長吏來久宜速遣乃大請賓客翊出入常持刀時空手送客鴻從後斫翊迸走入山徐氏募追捕中宿乃得覽負歸罪殺鴻諸將皆知覽負所為而力不能討覽悉取翊嬪妾欲復取徐徐恐逆之則見害乃給之曰乙須晦日設祭除服潛語翊舊將孫高傳吳等圖之至期設祭哭畢乃除服薰香沐浴更於他室施帷帳覽密使覘視無復疑意徐呼高嬰與諸婢羅住戶內使人報覽已除凶即言惟府君命覽盛意入徐出戶拜覽適得一拜徐便大呼一君可起高嬰

俱出共得殺覽餘人即就外殺負徐乃復衰經
奉覽負首以祭翊墓

以三國志孫翊傳及孫韶傳註修

虞潭母孫氏

富春人孫權族孫女也適潭父忠恭順正和甚
有婦德及忠亡遺孤藐爾孫氏雖少誓不改節
躬自撫養劬勞備至性聰敏識鑒過人潭始自
幼童便訓以忠義故得聲望允洽為朝廷所稱
永嘉末潭為南康太守值杜弢叛率眾討之孫
氏勉潭以必死之義傾其貲產以餽戰士潭遂
剋捷及蘇峻亂潭守吳興假節征峻孫氏戒之

曰吾聞忠臣出孝子之門汝當捨生取義勿以
吾老為累也仍盡發其家僮令隨潭助戰買其
所服環珮以為軍資時會稽內史王舒遣子允
之為督護孫氏又謂潭曰王府君遣兒征汝何
為獨不潭即以子楚為督護與允之合勢其憂
國如此拜武昌侯太夫人加金章紫綬潭立養
堂於家王導以下皆就拜謁咸和末卒年九十
五成帝遣使手祭謚曰定夫人

以晉書列女傳修

孫翊妻虞氏

畧居富春聞會稽虞喜隱居海隅有高世之風

欽慕其德娉喜弟預女為妻今虞氏是也喜戒
虞氏棄華尚素與畧同志畧性至孝虞氏克相
其德舅姑起居嘗饌不離左右躬薪水井曰之
勞欣然自得畧篤學容止未嘗傾倚虞氏端莊
靖默相敬如賓習俗競事奢麗虞氏多御練葛
不為時世粧或訝之虞氏曰從吾所好奈何欲
相效耶時人號為梁鴻夫婦

以晉書孫畧傳及淳祐志修

孝婦嚴氏

夫孝明失其姓嚴氏事舅姑以孝聞晉咸康五
年火時孝明父喪在家未葬而孝明適出嚴氏

咸淳臨安志卷六十八

五

表

仰天號哭火為之滅郡以表聞詔旌門閭碣舊

在餘杭縣東一十三里

以淳熙餘杭圖經修

馮孝女

唐穆宗時人居錢塘少孤無兄弟母子相依及
長不嫁以養母多病大翼馬思肉食因割股為糜
以進後母死號慟嘔血哀毀骨立既葬募人結
草廬墓下日焚香蔬食刺臂血書佛經仍捨宅
為寺以薦母長慶三年守以事聞詔賜束帛仍
賜寺額曰報恩竟不嫁死今錢塘縣有孝女南
北兩鄉又有孝女墓在寺後山古城頭

以淳祐志修

節婦何氏

唐末於潛莫氏之婦夫死年猶盛誓不嫁養姑至孝禮敬飭備黃巢亂後群盜嘯聚山谷鄰里皆奔徙何氏以姑羸疾卧不可俱行抱姑涕泣賊夜至號慟丐賊曰吾數年寡居以有姑耳今姑老且病不忍去願貸姑死吾死不恨賊捨其姑掠何氏去至巢穴將汚之殺他婦女植刃使懼何氏詭請櫛沐更衣賊許使人伺之須臾具粧澤舉止言覓自如伺者懈遂解襦自經賊驚視已死義而瘞之

以溥祐志修

咸淳臨安志卷六十八 六

吳越國恭懿太夫人吳氏

名漢月錢塘人中直指揮使珂女也幼以婉淑奉文穆王元瓘性慈惠而節儉頗尚黃老學居常布練而已每聞王決事有及重刑者常頓蹙以仁恕為言諸吳母有遷授皆峻阻之及其入對多加訓勵有過失必面責之故諸吳終夫人之世不甚驕恣勅封吳越國順德太夫人周廣順二年薨年四十一謚恭懿是忠懿王俶之母

以吳

越備史修

吳越忠懿王妃孫氏

名太真錢塘人性端謹而聰慧每延接姻親洎
諸宗屬皆盡恩禮好學讀書通毛詩魯論之義
性嚴重而無浸漬之說其下畏而愛之尚儉約
居常非受叅謁宴會未嘗為盛飾俶之征毗陵
也孫氏居國城遣內侍撫問諸將及從征將帥
之家中外稟畏如奉王焉漢乾祐二年承制拜
夫人周顯德末勅封吳越國賢德夫人 國初
進封賢德順睦夫人至 開寶九年隨俶入覲
勅封吳越國王妃 制曰以爾賢明有素令淑
流芳儷我元臣開于列國推心傾戴金石無渝
抗志湯平煙塵共掃望雲展禮盡室偕來魚軒
趨象魏之朝翟衣見珩璜之節以前古未行之
典為 明朝特出之恩是年得病于途薨年四

十五

以吳越
備史修

孝婦盛氏

昌化縣民章欽子婦事舅姑恭謹躬紡績烹飪
以養欽妻何氏性急盛氏怡聲下氣伺顏色終
日侍立無惰容處娣姒敬順和睦亦皆化之姑
病貧無醫藥資且乞甘旨盛氏鬻簪珥裙襦共
費姑病劇盛氏聞人言病者舖人肝則愈乃閉

閣援刀剗脅取肝為常膳以進長姒潘氏亦割股焉姑食而愈時 政和六年七月權知州事轉運使劉既濟上其事 詔旌表門閭

以國史乾道志

淳祐志修

凌大淵妻劉氏

劉氏於潛縣九里人及笄許嫁同里進士凌大淵已請期而凌卒劉氏聞之號慟告其父母曰兒聞女子以一志為良以死生不易為節兒已許凌君今不幸早世固吾夫也兒將易服奔喪誓守栢舟不更二也其父母曰汝猶木方芽又

咸淳臨安志卷六十八

系

未嘗身踐其庭何遽若此劉氏泣曰諾人微物死猶不廢況以身許人而背之乎有死而已父母懼而從之於是麓衰赴夫家臨柩伏哭盡哀退修婦道終喪乞兄公之子以養為之娶婦至於抱孫白首不易其志寶祐間縣令呂沆聞而嘉之為表其居曰烈女坊里人趙景緯為作詩以刻諸路傍詞多不載

以趙景緯所作傳贊修傳本作烈女劉氏凡未

嫁曰女既嫁曰婦劉氏女也宜本其從夫之志題曰凌大淵妻劉氏

咸淳臨安志卷之六十八

咸淳臨安志卷之六十九

人物十

方外 方十一

蔡經

吳人也吳記云織田有蔡經宅杭州餘杭縣故基存焉吳天璽二年有神仙四人自稱曰東方朔等往來經所居孫皓將亡四人預以告經遂虵蛻而往昇仙年代與神仙傳小異又有沽酒阿母亦在縣界王方平麻姑嘗宴於經家取阿母酒和天上

酒以飲也

神仙傳拾遺 王方平過括蒼蔡經家今台之仙居

按須魯公麻姑壇記

咸淳臨安志卷六十九

成

括蒼洞之陽有經故宅為隱真宮是也此云宅在餘杭與頽記不合豈仙家居無常所而各記耶之

郭文

字文舉步檐入餘杭大滌山窮谷無人之地倚木覆苫而居亦無壁障時猛獸害人文獨宿十餘年無害常著鹿裘葛巾不飲酒食肉區種菽麥採竹葉木實買鹽以自供或酬下價者亦即與之嘗有猛獸張口向文文視其口中有橫骨乃以手探去之猛獸明旦致一鹿於室前餘杭令顧颺與葛洪共造之而携與俱歸颺贈以韋

袴褶不納辭歸颺遣置室中文亦無言韋衣乃
至爛于戶內竟不服用王導聞其名遣人迎之
文不就船車荷擔徒行導置之西園朝士咸往
觀之頽然踣踞傍若無人溫嶠問曰猛獸害人
人之所畏先生獨不畏耶文曰人無害獸之心
則獸亦不害人居導園七年未嘗出入後忽逃
歸臨安結廬山中臨安令萬寵迎置縣中及蘇
峻反破餘杭而臨安獨全人皆異之葛洪庾闡
並爲作傳贊頌其美

以晉書
本傳修

葛洪

戊戌庚辰年六月六日

字稚川自號抱朴子以儒學知名博聞深洽江
左絕倫著述篇章富於班馬尤好神仙導養之
法於餘杭山見何幼道郭文舉目擊而已各無

所言

以晉書
本傳修

許邁

字叔元一名映嘗謂餘杭垂雷山延陵之茅山
是洞庭西門潛通五嶽陳安世茅季偉常所游
處於是立精舍於垂雷而往來茅嶺之洞室永
和二年移入臨安西山登巖茹芝眇然自得有
終焉之志乃改名元字遠游著詩十二首論神

仙事嘗與王羲之書曰自山陰至臨安多有金
堂玉室仙人芝草左元放之徒漢末諸得道者
在焉後人莫測遠游所終好道者皆謂之羽化
矣

以晉書
本傳修

杜子恭

錢塘人通靈有道術晉東土豪家及京邑貴望
並事之為弟子執在三之敬沈警累世事道亦
敬事子恭宋孔靈產有隱遁之懷立館事道東
出過錢唐北郭輒於舟中遙拜子恭墓至道鞠

道業富盛

以宋書沈約自序南齊
書孔稚珪傳及真誥修

徐靈府

號默希子錢塘天目山人通儒學居天台靈蓋
峯虎嵒石室中凡十餘年會昌初武宗詔浙東
廉使起之辭不復出後遂絕粒嘗著元鑑五卷
撰天台山記三洞要略門人得其道者有左元

澤

以高
傳修

錢道士

杭州臨安人初從太守令狐纁至京師因往成
都玉局觀觀黃籙道場忽有一道士杖劍持水
紫衣魏冠周行醮壇至錢生前以所持水令飲

之極甘錢自此絕食乾符間常來往京師以神仙感

遇傳

令狐絢

餘杭太守纁之子也雅尚元微不求仕進時有神仙降之異香聞於戶外嘗言入靜之時忽有青衣引至高山之上朝謁老君因見冊命張天師元中大法師以代尹真人之任曰羣胡擾於中原不能戢之尹真人之過再立二十四化澤及生靈道陵之功也後西川見張道士言天師降授道法與令狐所說無異以神仙感遇傳修

咸寧縣志卷六十一

丁飛

字翰之濟陽人讀老莊書善養生能鼓琴居錢唐龍泓洞之左右或憩館深山中蓄妻子事耕稼如常人咸通丙午歲陸龜蒙嘗詣龍泓憩館見其綸巾布裘貌古意淡好古文樂問歌詩使之年曰七十二年矣後十四年道士葛參寥為陸言飛毛髮不衰氣力益壯疏繁導蒙灌溉判剗皆自執縵正斤斲輦升高遠望不翅履平地時作細字文紀事皆有楷法意義夜半山靜取琴彈弄少睡寡言與人相接禮簡情至未嘗有

罷倦之色又不見有所服餌或問之對曰治心修身之外復有何物陸為作錢唐丁隱君歌而序其事如此

以陸龜蒙作丁隱君歌序文修

潘尊師

在杭州曹橋福業觀有少年過之欲寄止茅齋潘許之居六十日不飲不食將去再拜致謝曰某曾受正一九州社令錄九州内外言凶之事靡不知也敢以奉傳若精潔守謹可致長生言訖而去自後果如其言四方之事靈官靡不傳報潘曰閑人何必知四遠之事乃却之一夕少

咸淳臨安志卷六十九

五

年復來授以王子符兩道戒曰人有疾苦危難當以吾符救之自是潘以朱篆救人祛災蠲疾赴之者如市既十餘年少年復至宿留逾月尊師一日無疾而終疑其得尸解之道也

以神仙感遇傳

馬自然

錢塘人名湘其先鹽官人世為小吏湘獨好經史工文學嘗隨道士徧游方外至湖州飲酒醉行墜雲溪經日而出衣不沾濕指溪水能令逆流良久指柳木令隨水上下指橋令斷復續訪

常州太守馬植會飲湘於席上以器皿植瓜須
史生花結實坐客食之皆稱香美或有疾告之
即以所拄竹杖指病者口吹杖頭如雷聲病隨
愈跛倚而來者湘以杖叩之應手便伸展與之
財物則以遺貧者 大中祥符九年卒葬于其
家之東園明年東川奏劔州梓桐縣道士馬自
然白日上昇且謂人曰昨已羽化於浙西今玉
皇又詔於此上昇 帝命杭州發其塚視之止
存竹杖以續仙傳修

管歸真

三四十一

咸淳臨安志卷八一九

六

錢塘人年十一入錢明宮 雍熙初有青衣過
之問其所從來則曰西人也姓邊氏有黠化黃
金之術願以為贈歸真曰歷歲緜遠能無變否
曰五百年後當復故尔歸真笑曰得不為後人
悞邪青衣以手加額曰先生其真人也吾有紫
府符法珍藏之久今得其人尚可隱乎於是跪
而受之不踰年符法大振 祥符初 詔赴闕
行符水法病在膏肓者悉為平人錫予甚渥以
為右街都監賜號元靖後以京師大旱詔歸真
臨壇作法嘑水結成煙霧空中雲龍蜚躍膏雨

大窪未幾加賜崇教 天聖初遷左街加大法
師仍賜正白先生號至四年十月平居呼其徒
而告之曰繡衣使者告吾功業上達帝宸今將
往任職矣遂偃然而化 熙寧中趙抃守杭記
其行事 以溥祐
志修

沈若濟

洞元大師字子舟遠祖仕吳越錢氏遂居錢塘
於元真觀出家年十三試經為道士兼通諸家
百氏之書尤精於醫遊茅山居崇禧觀延康殿
學士王漢之帥建康即茅山築室為洞陽庵以

藏溥臨安志卷六十九

七

處之師乃出囊中金大市藥以濟病者

徽宗聞其名再詔乃起館於龍德宮數月以疾
辭賜道官及金方符 紹興初尸解于故庵 溥以

祐志
修

徐立之

舊名炳一應進士舉不中學老子法易名為立
之隱於西湖之迴峯人謂之迴峯先生不喜俗
人知通判都官員外郎蘇為聞其名嘗往見之
曰何不仕乎應曰若時與命會然後佐天子福
元元不然則悔吝生矣曷若追冥鴻霧豹與孤

雲俱為甚敬其言嘗為立傳迴峯今雷峰也

以蘇

為所撰徐先生傳修

陸維之

字永仲一名凝之字子才號石室餘杭人丰神雋拔議論倜儻少以計偕入汴羣法從邀與雜坐命相者某道人視之道人指維之曰秀才扣以科第則曰且歸山道人揖別贈以粒丹曰緩急用之陸下第南歸舟循汴風激浪怒舟不能勝以丹投之風浪始息汴上有呼其姓名者則道人也維之遂有超世之志隱於大滌洞天

咸淳臨安志卷下十九

石室人因以石室稱之逍遙林谷詩酒自樂時餘杭鉅儒陳律民範學士劉堯臣山父蜀高士揚迺城叔閑為方外友太博關注子東贈以詞其序云吾鄉陸永仲博學高才少時有聲場屋今棲白鹿洞下絕葷酒屏世事自放塵埃之外行將六十而有嬰兒之色非得道者能如是乎白鹿洞即大滌也維之嘗觀潮作醉江月云遠山一帶遡晴空極目天涯浮白楓落鴉翻談笑處不覺雲濤橫席酒病方蘇睡魔猶帶一掃無留跡吳帆越棹恍然飛上空碧長記草賦梁園

凌雲筆勢倒三江秋色對此驚心空悵望老作
紅塵閑客別浦煙平小樓人散回首千波寂西
風歸路為君重噴霜笛

光堯嘉賓召見辭疾不赴後

光堯退處北宮嘗幸大滌

憲聖亦侍羽流起居進主觀者問以山中詩客
以維之對進其行卷

光堯讀數首太息曰布衣入翰林可也欲與一
孝宗言

憲聖曰山林隱士必不要人知要他出山却是

感得安志卷六十九

九

苦他遂止未幾以疾卒于家維之嘗進百論有
石室小隱集三十卷臨終了然書一詩云岳南
之館白雲端鳳笛龍簫徹廣寒一鶴曉飛冲碧
落羣仙笑倚玉闌干

以葉紹翁四朝聞見錄
大滌洞天眞境錄修

王衷

字天誘政和間郡守監司表薦賜號悟靜處士
視朝請大夫俸給

徐奭



徽宗朝賜號冲晦先生故廬在城中吳山下又
嘗居萬松嶺下墓在靈隱山石筍院 卷終



